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 目録 卷一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髙 中

謄録監生臣章玉輅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二程遺書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録一卷宋朱子所編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録之者也程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録有李籲吕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廸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雨鄒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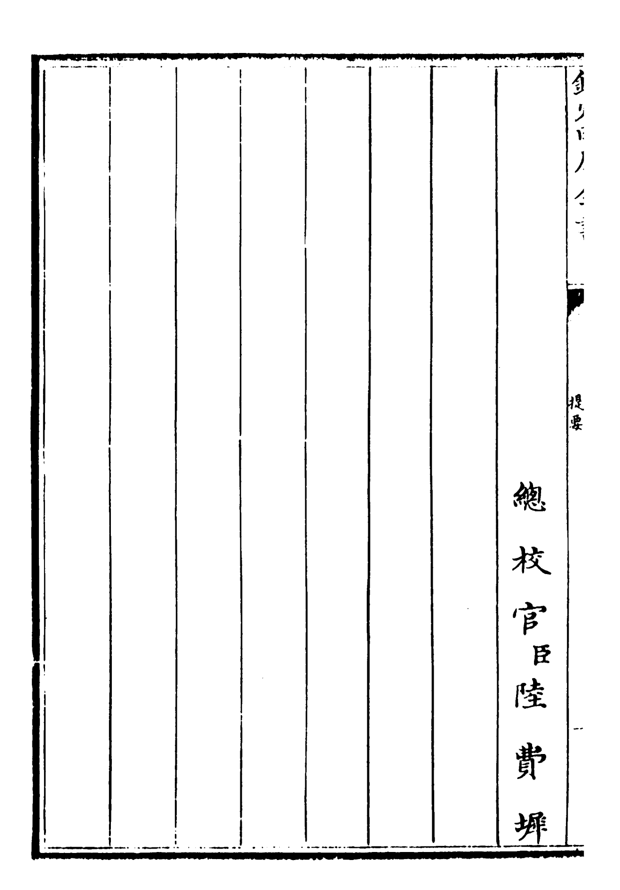
次且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録往往不同觀尹焞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其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真（案此事見朱子後序中）故朱子語録謂游録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絮也是編成於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畧據所聞歲月先後編次為二十五卷

又以行狀之屬八篇為附録一卷語録載陳淳問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説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又晦庵集内有答吕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删去者亦須用草依抄出逐條畧注删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

暗地删却从遠却惑人云云今觀書内如劉安節所録謹禮者不透須莊子一條語渉偏矯則註云别本所增又暢大隱所記道豈有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為不苟矣故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黄震日抄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目呂與叔東見録及附東見録均次為第二

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録為第三卷殆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録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録所書文集内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域孟厚尹焞而成葢朱子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叅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二程遺書目録

卷一

端伯傳師說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録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為首篇

卷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横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卷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删去以俟知者

卷七

同上篇

卷八

本自為一篇專説論孟似諸別録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卷九

戌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元豐五年壬戌

卷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元豐六年癸亥

卷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卷十五

入關語録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尚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卷十六

已巳冬所聞 不知何人所記巳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卷十七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巳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卷十八

劉元承手編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遺表後紹聖四年遷謫前

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卷十九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卷二十

周伯忱錄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卷二十一上

師說

卷二十一下

鄒德久本 毗陵鄒柄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焉附東見錄後

卷二十五

暢潛道錄 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閒見於延平羅氏别錄則註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果驍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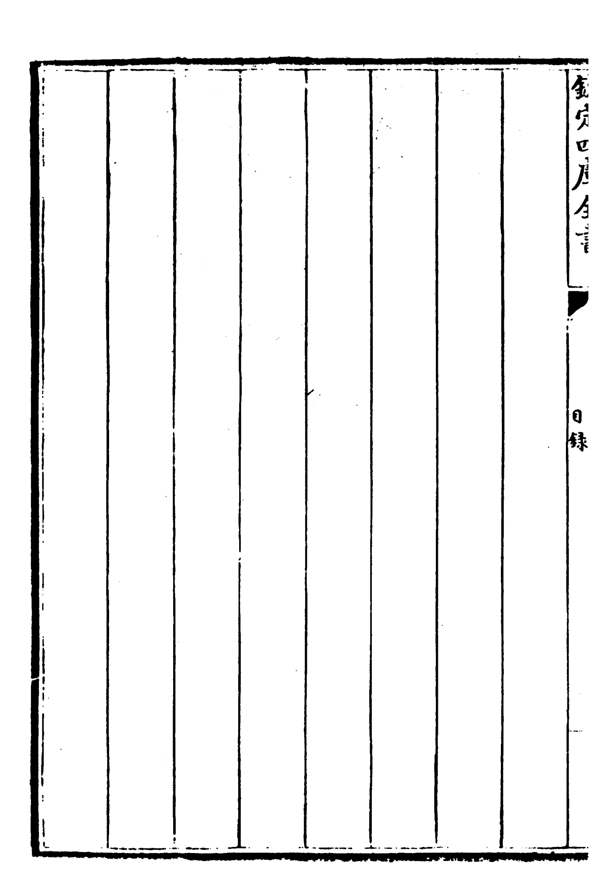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叙述 劉立之 朱光庭 邢恕 范祖禹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别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别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

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没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

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㫖其亦惧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録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别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右附録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甞竊取實録所書文集内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輙取以著於篇合為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

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二程遺書卷一

宋 朱子 編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

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葢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

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亦

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
却都不管他益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
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
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
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
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

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却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

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茍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

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已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已不是與已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已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頤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

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録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

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

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

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
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
絶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
盗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
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則益

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

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

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

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

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

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

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

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

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

性之所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葢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並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

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殽亂栝蹵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墓人墓祭則為尸舊說為祭后土則為尸者非也葢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

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葢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葢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

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

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顗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

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
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
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
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
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

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為上非為十人皆愈為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為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

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甞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

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常論而得名者之外則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顥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

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葢

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

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内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壹

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

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闕酒也亦是也然志動

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

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

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為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

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新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為孟施舍之勇在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為也心

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

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

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況云

事則不無擬心則差其當時言下有省

乾隆御覽之寶

二程遺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二下上

詳校官典籍臣湍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

二程遺書卷二上

宋　朱子　編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令之所患止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正

語明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心一作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

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廹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葢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廹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葢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蘇張之

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别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

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旣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為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顔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

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葢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

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

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

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過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

居戳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

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

已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葢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葢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顥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斯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

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

後果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内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

莫善於誠旣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

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

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簒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

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儆之事全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無誠

孟子才髙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顔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為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朞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

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

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奥今人未易

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惟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温淳淵懿未有如顔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顔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顔子不

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孟子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葢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

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郯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一有地字為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佗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時本注云横渠云心小横渠見聞不宏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

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　明

禘王者之大祭　祫諸侯之大祭　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内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佗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内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

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

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

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

薄無可奈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

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

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

談爲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

人有一（初本無一字）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槩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内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别録版者則當以此為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

以為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佗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為其學者詰之理雖有屈時又却亂說卒不可憑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為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

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彞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盡絶為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

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没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佗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彛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

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常有人喚醒也諸本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顔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

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並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覲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

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美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横渠説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伯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事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為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

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守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

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則人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為也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乆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

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親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甞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

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

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

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

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萃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

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佗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佗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濵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佗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佗則便這裏沒這物

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佗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佗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

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

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

惡一作怒彼自絶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佗惡未著那誅得佗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别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

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

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

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

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益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元本

無不字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佗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摇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益亦未嘗

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葢是全盡得天生

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葢言天

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

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

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

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屬下文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

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

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内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

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

殺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

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

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徳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顔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顔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

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

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麤礪底物方磨得

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

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

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思無

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彛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歳豐亦出於幸也

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説與釋氏初刼之言如何到佗説便亂道又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佗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别事

極為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説據測景以三萬里為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為我墨氏

無慶于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為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為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為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

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

其社不可既處湯為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

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

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

為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

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為

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

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而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為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他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一作存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佗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

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

學佛者難去聲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

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隷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

于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没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徃徃一作又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

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争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㤼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

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巳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

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差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佗人無縁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佗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縁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為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佗人恐不及此以其為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内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遣戍役勞還率之

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蒸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

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騋牝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駉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葢為非此則不能坰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

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塞淵有義理一作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别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

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盖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為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一作理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如稊稗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

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

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説優優大哉又却非

如興教之説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

事業真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真煦煦孑孑如匹夫

匹婦之為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

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

髙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佗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佗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横見加便豈可自絶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絶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禄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無故字）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

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一壞字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

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鬪恃一本無恃字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

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正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别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

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

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寛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自

以才高故㢘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

以苟為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

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
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
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
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
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
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林大節雖
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

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穎悟
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
上把得定佗人不能揺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
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佗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
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
亦深足惜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佗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元豐四年取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處曰二字添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一作地亦為

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佗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

為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綦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
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
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
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

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葢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

撓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楊定鬼神之説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

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葢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

為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

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為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既是為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

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葢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葢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

使臣耳此一叚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二程遺書卷二上

二程遺書卷二下

宋　朱子　編

附東見録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宫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呉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

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巳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

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為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欲慈惠安虛一作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

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為此氣又所為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為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

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

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本通下章為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虚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為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摇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

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佗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呂氏戚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令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令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佗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

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為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佗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蓍龜雖無情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一作心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

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

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抛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槃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

在此甞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為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揺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

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暨用心自覩即覺其為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

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

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

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

疾却未可知佗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

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爲心疾佗藏府有患則不曾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

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

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

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佗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

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蔕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匀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為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令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為不智於此不知

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為陽胸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

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獮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

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一作有）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

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為)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缺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捄之義

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蔚

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

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

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

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

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

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

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靧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

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犂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内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

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椁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只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荅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

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絶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佗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佗留佗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

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令所見天體葢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黄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

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為冬為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

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荅）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魄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

為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為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為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

令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乾隆御覽之寶

二程遺書卷二下